盛世文章不值錢？

王衛斌

自由談

文章很有用，可以載道，可以經國，可以不朽。文人很無奈，總是落魄，總是潦倒，總是受傷。

自古以來，文學與政治利害相關，文風與世風互爲因果，文人地位的升與降，猶如檢驗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的一面鏡子。

但在國富民豐、政通人和的當今內地，這面鏡子突然變得模糊起來。看此間鶯歌燕舞，總體經濟實力空前壯大，各項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九州同沐和諧風，萬民共享太平年；望那廂淒風苦雨，「快餐文化」把「精英文化」攆得屁滾尿流，「陽春白雪」被「下里巴人」打得皮開肉綻，曾經神聖、輝煌的純文學被置於邊緣地位，一度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不幸淪爲弱勢群體。都說「盛世文章不值錢」，文學期刊、報紙副刊多方萎縮，純文學發表陣地大片淪陷，被迫讓位於花裡胡哨、溫軟香艷的泛文學；稿費標準與物價漲幅嚴重脫節，知識產權被肆意踐踏，作家們割的是瘦肉，賣的是蘿蔔價，如果不靠政府「圈養」和企業「包養」，簡直難以存活。

一味嬌生慣養是不行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文學期刊和專業作家由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罩着，沒有構成競爭壓力，漸漸地就喪失了野性和活力，養成了自高自大的壞脾氣，助長了拖沓晦澀的文風。由於缺乏正常的輿論監督，小圈子化、公器私用傾向也很明顯，用稿唯親，乏善可陳，其結果是自壞長城，最終遭到了讀者拋棄和市場制裁。與此相反，商業化寫作卻因更善於揣摩讀者的口味、更注重實用性和可讀性，而得以烜赫一時；網絡文學則以徹底的草根性、大衆化特點，一舉顛覆了傳統文學的話語霸權，似乎更接近於文學的本性。

完全放任自流也是有害的。市場是一柄雙刃劍，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必然會弱化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文學作品畢竟是一種精神產品，具有特殊的商品屬性和內在的發展規律，餓着肚子唱不了高調，激濁揚清，匡時濟俗，銜接文化斷層，重建精神家園，文人需要保全獨立的人格和文格。有關部門該出手時要出手，既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通過有效手段，爲眞正有志於寫作、生活確實困難的作者提供必要的經濟扶持，着力改善文學生態環境。純文學也並非扶不起的阿斗，作家們若能沉得下生活的谷底，浮得上藝術的殿堂，突得進市場，跳得出市場，依然可以佔據自己的一席之地。

總而言之，辦法總比困難多，機遇與挑戰並存。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人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穩步提高，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開始日益凸顯，各級政府對文化建設事業的投入力度正在加大，讀者對文學精品的需求越來越廣泛。文學並沒有式微，低迷、陣痛過後，必有一次巨大的裂變和驚人的飛躍……

東西走廊

「第一時間」

劉荒田

這詞雖然流行有年，但我還不習慣使用。因爲迄今不曉得，何謂「第一時間」？它不是當下、馬上、此刻，也不是一小時以後、一天以後，含有極大的隨意性。譬如，你去商店買一緊俏貨物，店家暫時售罄，老闆道歉之後保證：「一旦到貨，我第一時間通知你。」貨到以後，你能否獲得他「第一時間」打來電話的禮遇，則是疑問，這取決於你的出價，你和他的交情，你的權利和影響力等諸多因素。又譬如，男人借公幹之名到另一城市幽會去，離家前擁吻妻子，保證「抵達目的地後，第一時間打電話回家。」到時，至爲迫切的「第一」是和情人開房間。如果風水先生拿羅盤看龍脈，擇定風水寶地，保證客戶在「第一時間」風生水起，這個「第一」，可能客戶的孫子的孫子才能輪上。

「第一時間」雖然攪漿糊，但大家樂於接受，我亦然。第一，聽着舒服，人家許諾在「第一時間」爲你供貨，爲你諮詢，爲你服務，爲你擺平對手，爲你籌劃百年之後，爲你揚名顯聲，還想怎麼樣？效果姑勿論，「第一」篤定和「最」掛鈎。這年頭，雖然每個人都有機會出名三分鐘，但「第一」容易嗎？你在網絡連「天下第一混蛋」的冠名權也搶不到。第二，含廣大的想像空間。人際關係需要潤滑劑，交往多半和時間搭上關係，承諾更是。可是，在瞬息萬變的商場，在變數四伏的名利場，怎麼可能事事說得準？有「第一時間」冠冕地覆蓋着諸多「說不清」，苟且偷安也好，自欺欺人也好，欺世盜名也好，總算對付得過去。「喂，股息什麼時候發？」「我將在第一時間匯給閣下。」「能不能具體點？」「嘻嘻，這個這個——反正是第一時間。」「第一時間」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它另有先決條件。電視台報突發新聞，涉及難以說清楚的來龍去脈，遂承諾：一旦查清，將在第一時間報告。

如果你非要「打破沙煲問到底」，答案不難找出——「第一時間」云者，「盡快」，盡可能地快之謂，英語的簡寫是ASAP（As soon as possible）。當然，「可能」操諸在我，或者老天爺，「第一」說了等於沒說。捨「盡快」而就「第一時間」，從字面看，並不合能少就少的規矩，但流行不衰，足見在資訊社會，人們益發工於交際了。

天下人的杭州

——序《杭州，我的家》

李杭育

燈下集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杭州人裡面，有多少是世代杭州的原住民，又有多少人還能說說他們的祖父或曾祖父在從前的杭州是怎樣生活的。一些老地名還在用，老杭州人的生活態度、習性和趣味還改不掉。在民間扎了根的東西，其生命力要比我們想像的強盛得多。杭州人的根扎在了這個城市的歷史和環境中。但不管怎麼說，對尋根感興趣也罷不感興趣也罷，今天的杭州人大都認同我們的城市，覺得做杭州人蠻好。

我和他們不同，我的祖父以上的先人都化作了山東的塵土，在杭州我沒有尋根情結。我只是碰巧出生在杭州，此後卻注定了我的杭州人屬性。去年在濟南面對山東老鄉，我還說自己是杭州人，不怕惹他們不高興。

還有一個人，比我更執拗，遠在太平洋的彼岸，卻硬說杭州是她的家。

現年八十九歲高齡的鮑金美（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女士是美國人，她的父母一九一〇年結婚後僅兩個月就從美國來到杭州做傳教士。一九一三年鮑金美出生在上海，隨後，還在襁褓中便被母親帶回杭州的家，直到九歲都在杭州度過。她寫的這本書《杭州，我的家》，二〇〇〇年由美國加州的羅斯特科斯特出版社出版。她的朋友沈君也是我的朋友，正在爲她安排中譯本的出版，囑我爲這本書寫個序或跋。

讀這部書稿，我不能不爲一個外國人對杭州的殷殷深情而感動。以往我也讀過不少外國人寫杭州或者中國的文章，總覺得他們是把中國當做一個古怪的地方，用他們老外體會中的「異國情調」來寫的。即使有很多友善，也落入奉承，失之「隔靴」。鮑金美和他們不同，她是把自己當做杭州人而非美國人來寫這本書的。她的書中沒有那種西方人說起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時慣有的一驚一咋。鮑金美不是一個旅遊者，她那時就是一個杭州小姑娘。在搖籃中，在幼稚園，在小學校，在老杭州「旗下」一帶的街頭巷腦……這是她人生的第一個階段，在她的記憶裡和情感上，留有不可磨滅的印記。

而且這是一本記錄杭州歷史和人們日常生活的書。鮑金美一家在杭州的時候，正好就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開端——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時代。這裡面有很多歷史眞實的再現，譬如，滿清被推翻，杭人掛白旗哀悼明朝末代皇帝崇禎，這個情景我在其他的描寫辛亥革命在杭州的著述中似乎不曾讀到過。還有這樣的細節：位於今日湖濱一帶的「旗營」被拆，「有一名孤寡的旗人老婦拒絕離開她的家，『除非你們殺了我。』由於她年事已高，最後被允許留在原地。在周圍所有房子被夷平很久以後，一棟小房子、一顆大樹和一位老婦人依舊存在着，直到她死去。」

清朝的八旗子弟以游手好閒著稱，一旦失去特權淪爲平民，多數人由於沒有手藝甚至嚴重缺乏日常生活經驗，陷入赤貧境地，最終落得無家可歸。「但是，杭州人一向有關心窮困和無助的人們的傳統。」鮑金美在書中寫道，「市政府將旗人家庭當作『城市的受庇護人』，在『旗下』的一處地方為他們建造了住房，並向他們定期發放衣食用品。」

她的這些記敘，爲我們豐富了老杭州這段歷史的場景和故事，令我這個自以爲對老杭州很有研究的人，大爲汗顏。

還有更多老杭州日常生活的人與事，形形色色，悲喜交加。阿洪、忠達嫂等幾個僕人之間鬧糾紛的一幕，寫得有聲有色，還有一點苦澀。酗酒的春牛、被丈夫遺棄的鍾媽等等，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還有她在幼稚園的甘老師、她父親的中國老師鄭先生以及朱家兄弟，這類杭城中上等人家，也是今天的許多杭州人有興趣了解的。婦女們在兩岸垂柳的浣紗溪邊洗衣，杭人在一九一七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些場面雖然着墨不多，卻令人印象鮮明。

當年的一個外國小女孩，如何與中國孩子溝通、交流？鮑金美說得很簡單：通過看電影，牛仔、米老鼠、唐老鴨，孩子們都喜歡……我個人還特別對書中描寫當年杭城洋人圈子的生活形態感興趣，難得作者是圈內人，她的這些記敘有獨家文字的價值。

我明白，人家之所以請我爲鮑金美女士的《杭州，我的家》寫這篇文字，是因爲我曾寫過一本名叫《老杭州》的書。在那本書裡我曾經寫道：杭州的能耐，是總能吸引來天下的才智、財富。在讀了鮑金美老人的這本書之後，我還想爲自己的那段文字再補上一句：不僅是天下的才智和財富，杭州還縈繫着天下的情感和記憶。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

斷橋盈荷（攝影） 楊芳菲

天南地北

管社山莊冬日遊

馮進

父親告訴我，梅園近日臘梅開放，香氣四溢。我一聽驚喜萬分，決定抓緊時間，看花去也。另外，座落在無錫西部梅園附近的「管社山莊」，是本地蠡園、鼋頭渚等名聞中外的園林之外新近開放的環湖景區，這次我也打算一併看了。

管社山莊地處太湖、蠡湖、梁溪河銜接處，西起管社山，南到萬頃堂，北到環湖路，曾爲清初隱士楊紫淵的居所，因在舊稱「管社山」的北犢山下而得名。楊氏子孫後來又在此修建祠堂和家墓。解放後，這裡原來有家自來水廠，現在已經改建爲工業遺址紀念館了。這個景區佔地面積四十三萬多平方米，集濕地、森林、人文生態於一園。我們從大門進入景區，總體感覺是依山傍水，環境幽靜。早晨的空氣略有涼意，遊人不多，鳥鳴宛轉，讓人感到分外清爽。往裡走，經過漁人碼頭，有個伸到水上的觀景台，可以看到水邊枳枳椇椇的殘荷稈莖，想來夏天是個賞花的好去處。轉過頭，綠樹掩映中畫簷飛棟，正是修復一新的楊氏祠堂。門前說明，這個祠堂仿照清代宮廷建築，怪不得「管社山莊」的匾額是藍底金字的富貴相，屋簷庭柱的花色裝飾也是北方大戶人家的華麗鮮艷模樣，不是江南園林常見的黑瓦白牆。楊氏祠堂只有兩進對外開放。穿過天井就是三間門面的大廳，中間是大堂，左右兩翼是兩個十幾平米的展覽室，分別擺放有關楊氏歷代名人的圖文和實物。左邊的展室裡陳列着一條鐵鞭，原來當年的隱士楊紫淵竟然是個武林高手，曾經雙手各執一條重五六十斤的鐵鞭，殺傷前來搶劫的湖盜數十名。楊氏後人有在清代中舉出仕、興建鼋頭渚橫雲山莊和無錫廣勤小學、民國時期在各地經營紗廠、麵粉廠、電話公司和銀行的民族資本家楊翰西和楊味雲兩位堂兄弟。味雲的妹妹是書畫出色的才女楊令茀（一八八七——一九七八）；兒子楊通誼（一九〇七——二〇〇〇）是著名民主人士，與同爲本地工商業名門望族的榮氏家族聯姻，娶的是榮德生的六女兒、榮毅仁的姐姐榮漱仁。右邊展室內陳列的是楊令茀女士的作品和事跡介紹。她少女時代隨兄北上，師從當時的文壇耆宿。還在北京舉行過個人畫展，並與齊白石一起辦過畫展。她還曾製作大觀園和頤和園模型，運往上海和美國展覽，獲得好評。更爲傳奇的是，一九三四年她在柏林參加畫展時，一幅花鳥作品被希特勒看中。她用中文寫上「致戰爭販子」幾個字作爲題跋，希特勒看到譯文勃然大怒，幸好此時她已離開德境回國。以後，她僑居美國四十年，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後至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等校教授繪畫和中文，現在她的骨灰就葬在山莊裡。

管社山莊內另有建在假山上的駐美亭，據說出自項羽避禍吳中的傳說，「美人」者，虞姬也。臨湖的萬頃堂，也是楊氏子孫修建，取太湖碧波萬頃之意。堂外有楹聯曰：「洗淨舊胸襟、一水平鋪千頃白，開拓新眼界、萬山合抱數峰青」。遠眺太湖，山色雲影，波光瀲灩，幾隻漁船在水上游弋，讓人胸懷大暢。堂中有圖文介紹，記錄曾經到此一遊的歷史名人，例如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寒雲和著名文學家郁達夫。

我們在管社山莊停留了兩個多小時，到梅園時已將近中午，裡面還是人頭攢動。其實梅園遊人最多的是每年二三月，紅的、白的、粉的梅花一樹一樹，遠看眞像浮動的輕雲。臘梅的美處則不在花色花型。雖然它那鵝黃的小花盛開時自有一番楚楚動人的風致，臘梅最吸引人的還是它清新幽遠的芬芳。和無錫其他季節飄香的桂花、梔子、含笑、白蘭一樣，臘梅也爲我所深愛。適逢冬日晴好，賞花觀景，偷得浮生半日清閒。

臘八是個傳說

李小芬

文化經緯

去超市買回一盤「臘八粥」食材。包裝精美，顏色鮮艷。揭開表面一層保鮮膜，往蒸鍋裡一放，萬事大吉了。等一會，餐桌上會多一道菜——臘八粥。

當然沒有以前媽媽熬的臘八粥香濃。那眞是營養豐富，味道可口。可現在的年輕人，誰願意買了紛繁的臘八食材，浸泡幾小時，熬煮幾小時，只爲過一過瞬間的嘴癮呢？也不是單純地懶。是缺了吃臘八粥的興致。所謂節日，一定要有共鳴。人和節日，身心相融。快樂才能更期待。但臘八節，似乎老年人惦記它更甚。我們這一代，只留存了童年時代的臘八粥。而我們的孩子，腦子裡更是沒有臘八的概念。我從超市買來速食的臘八粥，也是爲了幫孩子加深印象，讓我們的傳統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但外面的環境並不配合。相比於洋節或同樣一些農曆的節日，臘八節的宣傳造勢的確少了點。人是需要引導的。消費更需要。你看現在的電影大片，那些大牌的導演、編劇，演員、明星，頻繁地參加活動，爲自己的影片宣傳造勢。東奔西跑，實在辛苦。可效果很顯著，有首映式的電影，票房一定高於無首映式的。當然，現在也沒有導演再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式理念了。

可我們的臘八粥，還在巷子裡。也有一些媒體介入宣傳，但時間顯然滯後。所有的造勢必須有時間，有安排，層層遞進才行。臘八節作爲重要的民俗節日，發展到今天其實仍有生命力。只是，相關部門應該多組織策劃，並引導其發展，使其發揮傳統文化的作用。並不需要太多成本，清明節、端午節，還有冬至等傳統節日，不都已經紅紅火火了嗎？有些觀念，一旦被植入，便可以根深蒂固。

臘八文化，需要更多的人推開一扇窗。期待着，它不是一個傳說。

說風流

李建永

文化什錦

八、風流一詞，涵義多矣。風流，本來就是一個意蘊深遠、境界闊大的「開放型美學體系」。除以上種種而外，它還譬喻青春年少倜儻風流。

花蕊夫人詩曰：「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便上頭。」方幹亦有詩云：「雖將潔白酬知己，自有風流助少年。」韋莊《思帝鄉》詞亦云：「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風流之美，還特別喻指美人風情萬種美麗動人。簡文帝《美女篇》：「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金瓶梅詞話》：「（美女楚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風流亦可隱喻情愛與相思，即所謂「花前月下種風流。」戴式之有詩：「當時一段風流事，翻作相思一段愁。」元稹《鶯鶯傳》有句：「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陳師道《踏莎行》詞亦云：「重門深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准擬風流病。」

九、《警世通言》云：「蛾眉本是嬋娟刃，殺盡風流世上人。」這話只針對男性。其實，「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風流都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男歡女愛，快活風流，玩的都是心跳，所謂「寧教花下死，作鬼也風流」。李涉詩云：「含情遙夜幾人知，閑詠風流小謝詩。」劉言史詞曰：「夢中無限風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柳三變《鶴沖天》詞亦云：「且憑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另一方面，風流過度，風流成性，庶幾等於流氓成性，此風流即下流。《水滸傳》裡的高衙內，《紅樓夢》裡的燈姑娘兒，《金瓶梅》裡的西門慶、潘金蓮一干人等，不也都號稱「風流人物」嗎？實則盡是些粗鄙下流的「風淫人物」。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

十、《紅樓夢》有詩：「只因佔得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風流，既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古老話題，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人生課題。然而，不管是風流文、風流事、風流人——眞正的風流本質上是天然的，本眞的，就像自然風流過一樣，自然而然，本色天眞，來不得半點裝腔作勢，或者頭搖尾巴晃。風流更是一種內涵與品質，正謂是「風流不獨佔才名，水鏡冰壺表裡清」。因而白居易詩云：「時世高梳髻，風流淡作妝。」《菜根譚》亦曰：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眞名士自風流。」黃升亦有詩云：「風流不在談鋒勝，袖手無言味最長。」

（下）

母親的炸蓮夾

衣水

飲食男女

在桐柏山系的一個小山溝裡，在我的記憶中，單單我的家鄉那一塊，水田比較多。所以這個小山溝裡的每戶人家，都會把閒置的池塘、稻田，種上蓮藕。當然，山裡人種植蓮藕，主要不是在夏季欣賞漂亮的紅蓮、白蓮，而是到初冬，其他菜蔬吃緊，蓮藕就成了新鮮的菜餚。

蓮藕的吃法有很多種，我們那的吃飯最簡單：蓮藕涼拌，蓮藕丸子湯，蓮藕炒肉片，等等。不過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要數母親做的炸蓮夾了。現在想起來，那種久遠的清香和越嚼越甜的脆，也會源源不斷地侵擾着我的夢。不過，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這樣的情景：母親一邊在鍋裡油炸着蓮夾，一邊防備着我們姊妹四個，偷吃剛出鍋的蓮夾。那時候，我們幾個小孩子的口水，不知流了多長呢。不過等蓮夾炸第二鍋的時候，第一鍋已經涼了，母親會給我們每人分一塊。母親看我們的饞樣，就會罵我們上輩子是小饞貓。

這時候，父親一直在灶前燒火，他看着我們，一直偷偷樂着。

那時候村子裡大凡一家炸蓮夾，其他家聞到香味的，也都會跟着炸。直到各家的孩子吃飽了，各自捧着幾塊蓮夾圍在一起，比試着誰家的母親炸的蓮夾好看好吃。這時候大人也出來了，評頭論足孩子手中的蓮夾。有人說二狗媽火候大了，蓮夾糊得她男人的臉還黑。二狗媽就反唇相譏，看你老婆炸的蓮夾，切得那麼醜，醜到比你都矬呢。

這個比試是沒完沒了的，不過每次到最後，還是挑選出又好看又好吃的蓮夾，這最好的，當然是我母親做的了。這時候，這一群男女老少，會一起湧進我家的廚房。他們直接下手，每個人也不拿多，就拿一塊，叼在嘴裡慢慢退到場院的月光下，品嘗去了。我記得，要是好的年頭，父親還會拿出一瓶高度的燒酒，和幾個老爺們喝幾杯。酒一下肚，他們話就多了。三姑七姨八舅，陳芝麻爛穀子，直侃到月亮躲進雲層裡去了。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山村只剩下父母那一輩的老人。那時候的孩子現在都已經長大，他們奔走在城市的一些角落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不記得或者我不知道，母親二十年前炸蓮夾的傳統手藝。不過我在一個閒暇的周末，還是找回了母親炸蓮夾的感覺。

炸蓮夾，首先要選擇優質的蓮藕。據我童年吃蓮夾的經驗，黏土質池塘、稻田種植的蓮藕炸出來的蓮夾，吃起來更香更脆。其中炸的時候，油要選擇傳統的植物油，以菜籽油或者花生油爲最。待蓮藕和油選擇好之後，備料也有幾分講究。

首先切蓮藕。把蓮藕去皮，去掉兩端。第一刀輕輕切入四分之三，第二刀切完，一個蓮藕夾算是切成，厚度要適中。其次把切好的蓮夾放入開水中，燙二分鐘後撈出來，晾乾。再次把備好的肉末塗滿蓮夾。最後把塗滿肉末的蓮夾放入勾好的麵粉稀湯中，覆蓋，然後撈出來，放入燒熱的油鍋中。

炸蓮夾以小火爲最佳，這樣炸出來的蓮夾表面的麵粉焦黃舒軟，裡面的蓮藕脆甜清香。倘若以大火，一不小心就會炸糊的，表面的麵粉不好吃了不說，裡面的蓮藕也會串味。所以炸蓮夾要有耐着心，不慌不忙，什麼時候看着蓮夾的表層顏色純正了，撈出來就行了。倘若消化能力好的，尤其是素蓮夾，六成熟七成熟正好，吃過後，那將會是一種別開胃口的記憶，綿綿不絕地將你覆蓋哦。

我燒的蓮夾，一般都是作爲平時的零嘴吃。尤其是隔夜，炸蓮夾涼了之後，可以作爲一種點心。這種吃法，味道似乎比剛炸過的熱蓮夾，更會令人回味三日。不過現在，我們吃蓮夾已不是單爲果腹了。宋代周敦頤，清代李漁，都著文大加讚賞蓮花與蓮藕，而我輩雖不及那些士大夫清雅，但愛蓮愛藕，也是愛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高雅品質的。

不過母親曾說，藕雖斷，絲還連，將來無論你們去了哪裡，這個小山村仍然是你們的家。很快要到春節了，童年的鞭炮聲依稀還在，是的，我又快回到母親的身邊了。